

秋风又送乡思来

□ 方山

秋风带着我诗歌的行板，飞越蓝天白云，越过红叶的赤诚，梭巡在秋天的风景里。踟蹰的乡思在激越后开始崩溃，瞬间像堰塞湖般结起心的潮水。一杯由乡情酿造的甘醇美酒，醉了秋阳晚照，也醉了乡路上晚归的游子。

乡情跌进夕阳里，迸发出无尽的红颜，思乡的情绪浸满乡路的卵石，游子从他乡开始，用脚步丈量乡情。

两行白杨，一条乡路，一往深情地延伸着，一边是乡情的此岸，一边是乡愁的彼岸。

田野里，镰刀收获秋天仿佛一夜秋风的事情，季节从繁茂到凄清的陨落似乎也在眨眼间。薄凉的秋风裹挟着红叶，苍茫的穹宇张扬着无尘的湛蓝，裸露展示着原野的广袤，雁阵排列着惊鸿的迁徙。游子思乡的念头，像母亲纺锤上的丝线徐徐拽出，每一缕丝线的震颤，都与村庄的乡情一次次呼应。

秋深如酺。

村口，乡情的驿站。延伸着母亲翘

首的目光。秋风吹起母亲斑白的头发，也吹醒思念的春芽。这边是眺望，那边是思念。

夕阳下，连接乡情的路口，一片银杏林浓浓烈烈，燃烧着火一样的欲望。她把积攒了一年的赤诚奉献给秋天，与晚霞流盼着夜色的帷幕，让游子久久地驻足留恋。

鹊儿站在落满晚霞的枝头，鼓噪着家族的儿女，在舒伯特夜曲里交颈翩跹。浓稠的霞光里，夕鸟低飞，似一幅动漫的复制，纠结的乡愁在酡红色的天幕下散漫开来。我把疲惫的身躯依偎在银杏树炽热的怀抱里，一起沐浴晚霞，一起聆听熟稔的乡音，再不想远游，宁愿把自己融化在缱绻的乡愁里。

晚夕酣眠，乡愁氤氲，乡路悠长。枝头鸟儿对歌，晚归羊咩牛铃吟唱。炊烟的大写意映衬在村庄上空的天幕里，扶摇直上，然后随秋风，去了童年的远方。

夕阳照着湖水梳妆，粉红色的面颊

瞬间染红了湖水。

湖水，化作一潭胭脂泪。

远山如黛，苍茫巍峨。游子的足音已不再沉重，相思化羽，心头潜伏着一股股热流，眼中的泪水开始徘徊。

乡情里的山村水墨，一点一点地濡湿游子的心扉。

夜色阑珊、夕阳如火、渔舟唱晚、夕鸟鸣啭。

水天一色，如玉液琼浆般的晶莹剔透，渔舟轻荡开粉红色的水面，船尾涂画出一道摇曳的水痕。有鱼儿嬉戏，倏然惊跳出水的微澜。

漳水，一条上古的河流，叠加了几代人的记忆，以流淌的方式，向世人诉说曾经的沧桑。树影在夕阳里写意。老拱桥承载着岁月的沉寂，缄默无语，为游子传达着乡思。

沐浴着夕阳的余晖，我的眼眸憧憬着金色的童年，思绪与雾岚一起飞翔，在太岳群山的暮霭里缠绵。发鸠山，祖祖辈辈仰望的信仰之山，见证着一个神

话的经久不衰，皈依成一种精神传承，让一座城市的钢筋构架在这种精神里开始丰沛血肉之躯。

只有秋天，天高月远，可以随着秋风目触到清晰的群山。顿时，游子看见乡愁，从灵魂深处走来。

乡情靠一条河流淌，乡情靠一座山依偎。

河水的灵透总是让人的心灵清澈了再清澈，大山的情怀总是让人的心胸宽广了再宽广。记忆停留在秋天的风景里，信念在时光的风景里流连、徜徉，寻寻觅觅，仿佛有很多东西找回又失去，失去又找回。

一个人的记忆里其实有很多风景，还多是重复的，但又总愿收藏更多重复的风景去补充记忆。因为，季节在不断改变风景，时光也不断让记忆残破，乡思却不断去修复记忆。

秋风适时唤醒一个人的记忆，乡情总是记忆的主题。记忆醒来的时候，浓浓的乡情已弥漫村庄的角落。

人在暮年

□ 赵玉亭

一到冬季农闲的时候，村口路东那个已断了香火的狐仙庙便成为全村男性老人聚集的地方。狐仙庙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拆毁，只留下四周矮矮的院墙，方圆数百米内并无其他建筑，且地势稍高，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早晨的第一缕阳光，也能欣赏到最后的落日余晖。尽管在很多时日里西北风极其自信地要把阳光的暖意吹散，但狐仙庙的西北角却因死角而避风向阳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也不知是谁第一个来到这里，面向阳光，或躺或坐，听风嗅土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听不到村里的喧闹，或者是老伴的唠叨，看不见儿媳的白眼，更回避了家里“瓢盆相撞”带来的不快。村里人说，常来这里的几个老人是“仙人”。所谓“仙”有三层含意，年长也，闲也，庙之故也。

“返老还童”该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指容颜，一是指心智。前者是传说，后者在这些老人身上却得到最具体的印证。在这几个老人中，最年少者也逾花甲，最年长者已至耄耋。年龄越长，“返老还童”现象越明显。一日，有一个80多岁的老者席地而坐，黑着脸一改往日的健谈。有人问是不是又和六岁的小孙子吵嘴了，答：何止是吵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于是在座的老者围绕这话题分为两派开始争辩。从年龄结构来看，一派的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，另一派的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。年少者一方认为不论是什么事，和一个小孩子没有怄气的必要，显然很理性。年长的一方认为现在的小孩不孝顺，毛病太多，经常没大没小，当然很感性。争来论去，并无结果，抬头看看日上三竿，就听到几声奶声奶气的呼唤：“爷爷，吃饭了。”声音刚落，一个满脸通红、伶俐可爱的小娃娃从庙门跑进来，径直投入老者的怀



抱。老者却并不热情，说一句：“你就知道偷吃我的好吃的。”小孙子说：“爷爷，我没偷。”老者很不屑地起身向庙门走去，小孙子在身后一声又一声地喊：“爷爷，慢点。”老者回头，脸上竟是一个得意的笑，说：“你个腿短手长的小家伙。”说罢牵了小孙子的手，有说有笑地走了。

在这几个老者中，有两个象棋迷，年龄相仿。来到这里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棋。两人棋艺一般，但下得十分专注，只听有落子吃子的脆响，很难听到有言来语去的争辩，连一声叹息、一句惋惜都没有。难得有一次听到这样的对话，“你输了。”“没输。”“你往下走呀。”“让我想想。”“你想吧，我去尿一泡。”不大一会儿，小解回来的老者刚坐下，对面老者便说，该你走了。老者坐定一看棋盘便愣了，说：“我的‘马’怎么没了？”对面老者极其惊讶地说：“没见过你有什么‘马’，一泡尿工夫你就弄不清自己有几个棋子了。”便不再争辩，重新对弈。到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，两人又说起那盘棋，一个说那盘棋你就输在那泡尿上。一个说一泡尿冲走了一匹“马”。

有雪的时日并不妨碍老人们的聚集。似乎是一种默契，早到的人会打扫出一片空地，后到的人一定会带一些树枝、柴草和木材。聚齐了，就点燃一堆火取暖。老人们对于火势的控制十分娴熟，火苗将熄未灭时，三根两根的木材添上，火苗便又开始上蹿下跳。趁大家取暖的时候，最年长的那位老者便会重复自以为最得意的一个故事。说我最服咱村的“眨眨眼儿”，人家断案，“神！”有人接话“眨眨眼儿”是谁，老者说知道“眨眨眼儿”的人没几个了。“眨眨眼儿”就是“眨眨眼儿”，一眨眨眼就是一个鬼主意。说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有一天队里丢了两袋高粱，查了好几天，硬是没头绪，知道这窃贼就在那几个人之中，却不能断定是谁。只好请“眨眨眼儿”来断案，“眨眨眼儿”来了说怎么会是他们，都放了吧。两日后的早晨，咱庄户人家的那锅野菜汤刚煮上，这几个人又被带进队部，“眨眨眼儿”拿出五个粪盆，要他们每人拉一泡屎，并说，必须拉，越多越好，咱村水沟地里还少几筐圈粪呢。几个人听了就说，你这“眨眨眼儿”也真能捉弄人，这

人拉出来的咋就成圈粪了。“眨眨眼儿”笑着说拉吧，不就是憋口气一使劲的事。几个人知道“眨眨眼儿”是村支书请来的，又都是男人，也不避讳谁，松开裤带就蹲在粪盆上。拉完了，“眨眨眼儿”就挨个看，末了指着一个个粪盆说，拉这泡屎的就是了。那人不服气，“眨眨眼儿”说瞧瞧旁个拉的，再瞧瞧你拉的，那人一手捂了嘴一手提着裤子憋口气挨个看了看，头就低下了。“眨眨眼儿”问，服不？那人说服了。讲完了，老者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。缓过气来，见谁也不笑，依旧那样专注地伸出粗皮厚甲的手让火苗一遍又一遍地舔。老者又说，你们知道这蹊跷在哪里吗，袅袅上升的烟往斜里飘去，淡淡的烟雾里裹了一个声音，这旧事你是第二十五遍讲了，你肚里就剩下这几盆屎了。不就是吃野菜拉下的是绿尿，吃高粱拉下的是红尿啊。

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。很慢是因为狐仙庙在冬天常常有几个老者聚在一起，图一份闲适，寻一份清静。很快是因为仔细看看，少了个谁，又多了个谁。有一天，一个老者说，小孙子总在阴阳怪气地学一句话：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过去了，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几个老人中，有听到的，有耳背没听到的。说这话的老人该是最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说，这话说得让你想笑又想哭，一辈子全在这一闭一睁一闭不睁上了。听到的人就叹了一口气，也不答言，眼神呆呆的；两个耳背的老人没有听到，相互对视着，一个问“说啥？”，一个答：“是傻！”

偏僻乡村的冬日没什么有趣的景象，如果这也算是一景，苍白无力的冬日便会有几分生机和暖意。这是一份快乐，也是一份无奈，更含有一种几近无声的悲切。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